

詞

學

梁启勋著

詞

學

梁启勋著

梁启勋 著

詞

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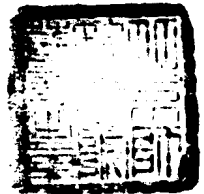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市中国书店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050436

1050436



据京城印书局排印本影印

词 学

出版：北京市中国书店

发行：北京市新华书店

印刷：北京新丰印刷厂

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7.875

定价：~~1.00~~ 元
1.00

例言

一 聲音之道。以大別言之。一曰語言。一曰歌曲。舉凡意志與情感之表示。綏由於此。其發於自然者。謂之天籟。漸進而具格律者。即稱藝術。是故藝術化之一語。實含有規矩準繩之意義焉。詩詞歌曲。表示情感之工具也。茲數者。各自有其格律。故亦各自成爲一種藝術。至若作品之感人深淺。則視作者之技術爲何如。技術之優劣。又視所用之工具爲何如。所謂工欲善其事。必先利其器。事即技術而器即工具也。又曰能與人規矩。不能使人巧。規矩即格律而巧即技術也。可見技術雖屬於天才。唯規矩則必須先知。然後有巧不巧之可言。詞爲文學藝術之一種。就表示情感方面

言之容或可稱爲一種良工具。此書之作。上編乃與人規矩。下編乃示人如何而後可以謂之巧。

二 凡屬純文學最不能以科學論。因文學家之人生觀多異乎尋常。故其所造之意境亦別有天地。然而意境爲一事。藝術又別爲一事。是書之作。全部皆用嚴整之科學方法。於每一標題之下。無處而非用歸納法或比較法以求得其公例。

三 詞由詩變。其特異處即在長短句錯雜成章。故句讀實爲詞之根本大法。是書於斷句一節三致意。探其本也。不此之求。則將如李清照所謂句讀不葺之詩矣。

四 長短句錯雜之法。每章不同。各自有其格律。故符號實爲不

可少之一事。符號者何。即調名是已。詞之調名似有意義而實無意義。作用不過符號。本書於調名一節。搜索頗費工夫。命名之始。大別可分爲九。(一)用古人詩句中語。如玉樓春。滿庭芳。等是。此類最多。(二)以地理。如六州歌頭。八聲甘州。揚州慢。等是。(三)以宮室。如沁園春。擷芳詞。等是。(四)以人名。如蘭陵王。虞美人。等是。(五)以風俗。如菩薩蠻。蘇幕遮。等是。(六)以宮調。如角招。徵招。等是。(七)本意。如別怨。望梅。等是。(八)寓意。如六醜。暗香。疏影。等是。(九)用本詞中之一句。如憶王孫。如夢令。等是。

五 平仄亦詞之大法。四聲乃一平三仄。即所謂平上去入是也。河北方言只三聲。而吾粵則九聲。但詞之格律。最少亦須用五聲。

即陽平。陰平。上去入是已。書中之平仄與發音二節舉例頗勞斟酌。

六 詞之歌譜既失傳。襯音一節原是余一人之理想。後證以王伯良曲律及茗漁溪隱叢話之所記載。乃知此理想亦竟爲事實矣。

七 宮調最爲複雜。且敘述於歌譜失傳之後。倍覺困難。本編只於羣書中徵集諸說。用最簡明之方法以詮次之。俾讀者能於最低限度中獲一明瞭之印象而已。

八 下編技術之分類。不過畧舉其大致。細工分析當不止此。每類所舉之例證。幾經選擇。力求避免武斷之嫌。但是否能一一恰

當仍不敢自信。

九 余最不以詩文詞曲之選本爲然。書中固屢言以矣。是書上下二編。計引用古人作品以爲例者。凡一百六十六首。非矛盾也。余之所以惡乎選本者。殆惡其祇以主觀作標準。任意去取。不付理由耳。余所列舉之百六十六首。則皆以客觀的精神。在一標題之下。搜求名作以爲例證。既非主觀。則選之一字。自可以不任受。十 是書以辛未十二月二日始屬稿。十六而規模粗具。半載以還。隨時修補。一日之間。工作在十八小時以上者有之。兼旬而不理會者亦有之。稿凡三易。至壬申五月二十日而書以成。自謂祇撫拾羣書以備忘。若云著述。則吾豈敢。壬申十一月十六日新會

梁啓勳識。

詞學

上編

目錄

一 總論

二 詞之起源

三 調名

四 小令與長調

五 斷句

六 平仄

七 發音

八 換頭煞尾

九 慢近引犯

十 暗韻

十一 襯音

十二 宮調

詞學

上編

新會梁啓勳初稿

(一) 總論

詞學二字頗生硬。過去雖有此名辭，未見通顯。計詞之傳於世者，今尙得八百三十餘調，一千六百七十餘體。然而音譜失傳，徒供讀品。今但視作文學中之一種以研究之，則詞學二字亦尙可通。自元曲勃興，詞聲漸失，然倚聲之作，尙代有傳人。作品雖不能付歌喉，但作者若有一字不師古，輒羣起而非之，是以千餘年間，繩墨因依，竟無敢以一字背古人。其控制力之偉大，直是一種神秘性。斯亦可驚也已。學問遞嬗，遂成進化。韻文亦學問之一種，自不

能外此公例。詞學將從此遂成殭石耶。抑猶有生機而可以發皇光大也。是在來者。模倣乃創造之媒。但模倣云者。須先周知其內容。是即此書之微意矣。

有韻之文皆可歌。自三百篇以迄元明雜劇。固不如是。其間遞嬗變化。略可區分爲詩。樂府。詞。曲。之四大別。此外如騷。賦。七。駢。等又當別爲一譚。釋之如下。

〔詩〕蘇李贈答。世稱爲五言之祖。至漢魏間而規模完備。七言詩亦起於漢魏間。至初唐而大成。然而篇幅之大小。悉隨人意。絕無制限。自沈宋等成立律絕體。始有八句四句一首之格律。即所謂近體詩是也。盛唐以後。律詩之格局。日趨於謹嚴。聲病對排。層

層束縛。此由古體之縱橫而變爲拘謹者也。

〔樂府〕樂府之名起於漢。有郊廟。燕射。鼓吹。橫吹。相和。清商。舞曲。琴曲等名目。舉凡四五七言之詩歌。統名之曰樂府。即所謂古樂府是也。盛唐以後。漸將長短句雜用之法擴而充之。號曰新樂府。句法有長短。但無一定之排比。篇幅之大小亦無定律。格調可任意爲之。無所謂調名。中唐以後。則多以首句名其篇。如白香山之賣炭翁。陰山道。時妝女。杏爲梁等是也。所謂新樂府者。殆由近體詩之謹嚴解放而爲浪漫者也。分行。引歌。謠。吟。詠。怨。歎。八類。

〔詞〕詞亦稱樂府。但與新樂府迥不相同。蓋由新樂府之浪漫復變而爲謹嚴者也。句有長短。但次序有一定之安排。不能移易。

篇幅亦有大小。字數嚴定。不容增減。四聲尤重。誤則拘噪。韻叶句逗。條規井然。苟非精於音律者。不能易一字。格律之肅穆如此。故每調須特立一名以爲別。在同一調名之下。句法短長之次第。每首字數之多少。無不相同。

〔曲〕曲則復由詞之謹嚴而變爲解放。句有長短。篇幅亦有大小。但同是一調。而句法每多不同。一句中字數之多少。可任意增減。有相差至十餘字者。只要無礙於按拍。句之長短。可隨意也。大抵北曲多促節。故字多而疾。南曲多靡慢。故字少而徐。曲可四聲通叶。（北曲只有三聲）不若詩詞之板滯。然彼又自有其格律。恐律呂之謹嚴處。或將尤過於詞。且移宮換羽。可以變化無窮。此

則韻文之大進化矣。

詞起於唐。歷五代至宋而集其大成。南宋稱極盛。然而極盛亦卽衰落之起點。南宋諸賢。自覺循軌以進。難邁前人。刻意欲覓新途徑。而不能開新意境。循至末葉。徒事堆砌。已成弩末。卽不有南北音調之不同。元曲亦將代之而興矣。

曲之異乎詞。在於有伸縮力。卽襯字是已。用襯字則於規矩謹嚴之中。又可以有彈力性。試畧舉其方。

關漢卿之謝天香

（正宮）【端正好】我往常在風塵。爲歌妓。不過多見了幾個筵席。回家來仍作個自由鬼。今日倒落在無底磨牢籠裏。

馬致遠之任風子

〔正宮〕端正好 添酒力晚風涼。助殺氣秋雲暮。尙兀自脚趂趂。醉眼模糊。他化的我一方之地都食素。單則俺殺生的無緣度。

王實甫之西廂記

〔正宮〕端正好 碧雲天黃花地。西風緊北雁南飛。曉來誰染霜林醉。總是離人淚。

以上三折調名相同。宮調亦相同。而句之長短。字之多少。則無一相同。但試把襯字除去。則又同矣。

曲之彈力性。非唯可增。抑亦可減。試舉西廂記驚艷二折。便知其概。